

老友丁兄

苏北



苏北，中国作家协会会员，汪曾祺研究专家，安徽大学兼职教授，毕业于北京大学。著有小说集《秘密花园》、散文集《城市的气味》《呼吸的墨迹》、回忆性著述《汪曾祺闲话》《忆·读汪曾祺》等。曾获安徽文学奖、第三届汪曾祺文学奖金奖、《小说月报》第12届百花奖入围作品等多种奖项。

朋友丁兄给我发来一则短信，说：读到一句“正欲清谈闻客至”，感觉很好。不久前我在某报也读到一句“友如作画需求淡”。你说巧不巧？正好凑成一副妙联。择日丁兄过来，便请他书与我，悬于书房。

丁兄是我儿时朋友，多年来我们过从甚密。我们之间真正是君子之交，有一回到他家去，拎了几个苹果，被他臭得够呛。我自认为已是淡泊之人，可在丁兄面前，却惭愧得很。

朋友之间，若能做到无功利之心，便可为知己。不久前我的一位朋友说，人过五十，也不想认识新朋友了。酒桌偶尔一见，说些闲话，过后连姓什么都不记得。我的另一朋友，有一回和我谈心，她说朋友之间，不能不聚，也不能常聚，保持一颗淡泊之心，弥足珍贵。

这都是五十岁以后的人说的话，想必人生是有境界的，一个年龄段一种境界。古人云：五十而知于命，想来不错。

还是说丁兄，二十岁的丁兄，可不是这个样子。丁兄相貌英俊，“鼻若悬胆”这个成语，我就是从他的鼻子上学来的。那时他性格刚烈，胸怀抱负。1970年代他把雪白的口罩插在胸口，只有两根细细的白线露在外面，相当潇洒。1980年代他围着围巾，围巾一头甩在身后，很是倜傥。可生活对他并不厚待，热爱文学，未能成为作家，喜好书法，可如今那些未能出道的书家，又几近于商人，令丁兄不屑。于是丁兄只有受穷，日子一天天过去，丁兄也日见消沉下来，他无事就读些闲书，并不求甚解。稍有闲暇，便到扬州、南京走走，逛逛园林，看看博物馆，也是不求甚解。现代人已没有“闲云野鹤”一说，若有，丁兄应算一个，只是有点落拓，相貌细看仍是英俊，可是人却是明显发福了。

我的家丁兄是常来的。来了我

便给他看看我新近的一些小文。可以说，丁兄成了我一个人的“批评家”，他的见解总是一针见血，我从内心叹服他的眼力。他则淡笑着说，现在我不看这些文章，你的才随便看看。是的，他看的多为杂书。什么《西湖名人故居》《扬州掌故》等等。有时他来了，便约我到太湖山林子里坐坐，他总是

一边和我说话。其实多为我听他说。他实在是极喜好清谈的人，可惜平时能和他谈得来的人并不多，他和我谈，也是倾诉。有时多日不见，他憋急了，说起来有些激动。我可以说也是他最好的听众，是能理解他的人——谁现在还有空去听一个人闲扯呢？可是我也感到自己越来越不是一个好的听众了。我读的书，对于他来讲，确乎是越来越少了。

近一段我和丁兄见得越来越少了。有几次他来，我正要出差。他打来电话，我也以有事推辞。有一次他过来，我正与朋友约好打球，无奈之下，只有请他陪我一道去球场。他只坐了一会，便起身走了，我拦他怎么也拦不住。他对于球，是不感兴趣的。对于我的那些朋友，也无所谓认识不认识。这一回他终于流露出小小的不满。从此我便知道，他其实在乎的，就是同我聊聊。那次在家看《断背山》，我看到杰克和欧内斯，忽然笑了，我和丁兄，是不是有点“断背山”？此当属玩笑，可我突然明白，男人和男人之间，虽不像女人有“闺中密友”一说，但友谊，有时也是自私的，是排他的。

白居易有诗：绿蚁新醅酒，红泥小火炉，晚来天欲雪，能饮一杯无？丁兄的理想生活应该是这个样子。别看我们都读这个诗，能进入这个境界，可不是人人都行的。

卢梭在《孤独的慢步者遐想》一书中说：所有的人，无论贫富，都拥有两样最宝贵的东西：家里的自由和朋友的屋顶。

是啊，下次丁兄再来，我不私自带他会友，只在家陪他聊天。这样纯粹的朋友，人生有一二，足矣。

住在对面的姚老师

唐玉霞



唐玉霞，芜湖市评论家协会主席。出版有《城人之美》《悠然岁时迁》《千古红颜》《回味：美食思故乡》《回味：低头思故乡》《陌上芙蓉开正好》等散文随笔集。

姚老师住在我家对面，我在厨房可以看到她在阳台，只要愿意抬头，一天可以对视无数次。不过我们从来没有对视过，就是这么默契。

扳指头想一下，认识姚老师26年，成了老友是15年。这之间是慢热的过程，其实按照彼此的个性，应该会继续慢热个5—10年，可能会有所升华，但是随着我们住进一个小区、一个单元，距离改变了一切，我们的关系阔步跨入新时代。从知悉彼此家庭的一日三餐到三天一吵这样的鸡毛蒜皮而升华到精神层面。交流读书心得，沟通人生感悟，稳步定格成闺蜜。经过十数年的发展，顺利晋级老闺蜜，不是蜜里调油的。我们都很珍视我们的关系，分寸很重要，这是友谊的保鲜剂。一般来说，丧失边界感的情感容易变质。

我经常看到她们一对母女花儿朵儿似的在阳台上晒太阳功课聊张爱玲或者胡适之。她呢？一抬头可以看到我在厨房里撸着袖子跟油烟机窗玻璃过招。但是姚老师家地板永远雪亮，连猫跑过都会滑倒。姚老师家抽油烟机干干净净，一只名叫灰总的蓝猫蹲踞在油烟机上，眼睛溜圆看着姚老师。我家的抽油烟机上不要说蹲猫，猫过一遍都粘掉一层毛。对，关于猫我也有话说，同样养猫，姚老师可以拿莲蓬头冲洗灰总，灰总趴在椅子上，被冲得龇牙咧嘴但是一动不敢动。我家的猫，听到水声立刻炸毛，又抓又挠成功逃窜。

我闺女小时候一度言必称姚阿姨：老妈你为什么不吃肉？怕胖吗？姚阿姨最爱吃红烧肉。废话，有人吃不胖有人喝水长！老妈你为什么不要剪姚阿姨那样的短发？开玩笑，人家眼睛是凹的鼻子是凸的整个是立体的，我是平面设计师铅笔草图……炒个蛋炒饭，小闺女把我拨拉到一边，自己动手，说姚阿姨教的。现在姚老师开始洗手做羹汤，早前的姚老师养了慈禧太后一样的指甲，十数年十指不沾阳春水。姚阿姨教的口头传授而已。再大的脸这个时候也挂不住了，我非常不慈爱地大吼一声：谁是你妈？

可是我真佩服姚老师。她有很多我没有但是曾经非常渴望拥有的优点，现在不渴望了，因为渴死了也是望梅止渴；姚老师身上有一种草莽气息，草莽是个我等舍不得用的词。姚老师非常会吵架。吵架这个能力是天生的，我没有。作为一个小镇女儿，居然不会吵嘴，这是生存能力的巨大缺陷。让我在很多时候气急败然而无计可施憋出内伤。

这是姚老师永远无法理解的

痛。她在任何情况下都能理直气壮地以语言把对方击倒并且踏上一只脚。有一次我和她一起过红绿灯，绿灯一亮，一个骑电动车的女人以迅雷不及掩耳之势冲过去，电动车上的雨篷刮过一个坐在自行车后面小朋友的头发顺带刮过我的耳边，我的耳边一阵刺痛，小朋友已经哇一声大哭。就在我们还没有反应过来的时候，姚老师一把扯住该电动车，扯得女人一趟超停下车破口大骂，姚老师踩着高跟鞋、飘着长丝巾，看上去仪态万方，张口就让那个女人闭嘴了。姚老师说，刚有头猪得了猪瘟，你是赶着去投胎？你看看你磨刀石脸粪箕嘴，你这鬼样子还能投得了胎……此处省略掉若干字。

姚老师静如处子，撸起袖子就能泼辣，不像我这样的怂人也是静如处子，却常年石化。逼急了撸袖子，还要卷边，犹犹豫豫张皇失措。姚老师在吵架这件事上相当看不起我。住得近了难免被看到生活中不登台面的琐碎，在观摩了我的一次家庭纷争之后，姚老师直言不讳，说书呆子讲的就是你这样的人。你跟你男人吵架，你还一二三讲道理，吵架讲什么道理？吵架就是管它三七二十一，上去老虎洗脸一把抓，先抓个血糊拉叽缴械投降。

谁不想活得酣畅淋漓？谁愿意人前瞪目结舌人后气得打嗝？我很想，我无能。

姚老师下得厨房，只要她愿意下。姚老师上得厅堂，捋飧两下就能风姿绰约，底版好。姚老师进得书房，作为业余爱好，注意是业余爱好，姚老师每天都读书，不是她从事的金融专业，而是文史哲，并且有很高的鉴赏能力，当得起秀外慧中。姚老师的阅读是非常认真的，划重点做眉批的，交流读后有感，身为一个老编辑，我经常被她说得一愣一愣。前几天我们微信交流读书心得，姚老师晒出她正在读的《卡拉马佐夫兄弟》，直接镇住了我。

《卡拉马佐夫兄弟》！光看到书名我就大脑缺氧。

我是对人性没有信心的人，但是估计我和姚老师的关系还是能继续一辈子。我们是如此不同，又如此相同，简直像一枚硬币的两面。

老友记

